

無際（二）

文／鄭景鴻

何真睜開眼，第一個看到的是宋思評。天阿，她怎麼連哭腫眼睛、披頭散髮都這麼美。何真的意識因為宋思評的聲音逐漸在耳裡清晰而快速運轉，他知道自己迫降在海面上，他也知道自己還活著，這裡是醫院，臉上的壓迫感來自呼吸器。宋思評抱著他的頭大哭，熱騰騰的眼淚滴在他的眼皮下方，好像他在哭一樣。

醫生和護理師在一旁做著檢查，何真發現自己的手腳還能動，但脖子卻被一塊固定器卡的完全動不了，思評一直在和醫生說話，她的電話也響個不停，她接起來，聽上去似乎是部隊裡的人。何真想說話，對她說些什麼，想喝水，或是我愛妳。

但他什麼也說不出口。他的動作吸引了在講電話的宋思評，她扔下手機，坐到他身旁來給他喝點水，摸著他的頭並鎮靜的告訴他：「老公，你現在不能說話，以後恐怕也不行。聽我說，你的喉嚨被飛機的殘骸劃傷，現在傷口已經恢復的差不多了，但聲帶的傷已經沒辦法修復了。」

何真瞬間紅了眼眶。他第一時間想到自己四肢健全卻無法再繼續飛行，就連地勤單位也待不住。那中共呢？臺灣的領空現在怎麼樣了？他想到這些，情緒激動了起來，他掙扎著想坐起來，甚至想跑起來，但宋思評很快的用雙手安撫著他，他越來越激動，醫生和護理師加入了壓制他的行動。他被醫生注射一隻鎮定劑，藥很快見效，他昏昏欲睡的眼皮要闔上之前，他最後看見的是宋思評再也壓抑不住顫動的嘴唇，衝出病房。

醫院頂樓的天臺上，宋思評放聲大哭，眼淚不停從眼眶滾落，她把臉別過去，只有高樓和天空能看見她緊皺在一起的眉目。

「思評。」鄭粹樺站在她身後大約十公尺的位置，昨天星期五下班後他就從臺南上來陪宋思評，而剛巧碰到週六早晨何真醒來的這天。

「你知道嗎，他說他嘴笨，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句我愛妳。」

鄭粹樺沈默。

「我再也聽不到了。」

何真在宋思評的攙扶下回到他們結婚後買的小透天，大量的慰問品堆放在門口，這段時間，宋思評回家都只是取走在醫院會用到的東西，然後馬上折返醫院。何真雙親早已不在，養大他的奶奶也高齡行動不便，她寄

的信也放在那堆物品裡頭。門外傳來的喇叭聲，鄭粹樺的車停在那裡，他將行軍床和留在醫院的東西搬回來後便離開了。

何真的情緒時而激動，時而靜的盯著天空發呆，宋思評仍像在醫院時一樣全程陪伴著他，不讓他離開自己的視線。接下來的日子，她向部隊請了一小段長假，許多長官和政戰人員、政府的官員都登門拜訪，有的是來慰問，有的是來做心理諮商，有的是來調查那起空戰。何真從這些人的口中得知，自他與羅炳揚的那場空戰開始，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戰爭正式打響，他昏迷的近一個月的時間內，兩岸已損失許多生命，而對岸的火力比國防部想的還要猛烈。

總統來的那天，何真收到了一個盒子，裡頭是一枚勳章。而那枚勳章在眾人走後被他甩到一邊，在角落閃著落日的光芒。一組政戰人員告訴宋思評不必擔心他會因為戰後創傷或羅炳揚的死而不開自我傷害，評估下來，何真不但可能尋死，他竟然有渴求活下去的盼望。

他很努力的向國家派給他的手語老師學習手語，他用手語向宋思評講的第一句話是：「我想當作家。」她輕吻他的額頭，也用手語回應：「我永遠支持你。」

這年，中共朝臺灣進行陸海空無差別猛攻，臺灣頑強抵抗仍居下風，臉書及IG、YouTube等社群充斥著恐懼、憤怒、抱怨的臺灣人民。潘耀章教官拜訪何真，帶來丘華盛、朱懷璋陣亡的消息，他同時遞給他一個青箭口香糖的包裝，上頭有燒焦的痕跡。

隔年，何真以《火燒雲中的第一發子彈》作為書名出書，畫在封面的那片火燒雲領空如今已逐漸被中共蠶食，他們一點點的侵蝕著中華民國的領土、海域及領空，也吞噬著臺灣人民的決心與信心，在電視及網路都因戰爭而大多失效的影響下，何真的名字與他的書出現在各大報紙及廣播中，出版社必須連夜印刷，才能供給此時急需精神糧食的臺灣人民。而那些呼籲終結戰爭的人民在大街上拿著何真的書，朝天空不停飛過的敵我戰機揮去。

何真與好不容易能夠出營區一天的宋思評在飯廳吃早餐，廣播裡呼籲著人民要清楚防空洞的位置及躲藏方法，也強調千萬不要在街上遊行。宋思評用飯碗擋住視線，悄悄觀察何真聽到這些消息的臉，但他臉上沒有一絲波瀾，就是喝著粥，吃著蛋。

那晚吃過晚餐後，他親吻了宋思評，並用手語告訴她：「我回書房寫作了」，宋思評打算替他泡一杯熱巧

克力，這年冬天就像數年前那夜聖誕節一樣寒冷，一切都不尋常。

宋思評拿著熱巧克力走到書房外時，她本想敲門的手停了下來，她透過半掩的門看到何真對著書桌操演著駕駛飛機的動作，她看出他在關座艙罩、開啟電門、飛機離地、武器系統。寒流似乎更冷了。

何真下樓洗澡，他先從沙發後面環抱住正在看電視的宋思評，仰過她的頭吻上她的唇，用手語說著自己要洗澡了，宋思評點點頭，並在他關上浴室門後往書房走去。那張他最愛的綠色書桌上除了凌亂的資料，還有高東付、潘耀章陣亡的報紙剪影。但她沒看見任何一張他動過筆的新書手稿，桌上除了幾張紙及剪報，乾淨的一塵不染。他的手機亮起，上頭是駱以賢。

「我們都準備好了。你確定不和思評道別？」

前陣子，駱以賢努力爭取移防的機會，也暫時來到跟他們相同的基地。他們什麼時候有連絡的？準備什麼？為什麼要道別？她從未看過他的手機，即使他從未設過密碼也是。而此時的宋思評被恐懼壓倒，為了不被懼怕吞噬，她滑開他們兩人合照的背景，點開駱以賢的聊天。

隨著何真將書房門打開，宋思評

站在桌前面對他。

「你和以賢，還有那些你認識的人，要做什麼？」她問，聲音顫動。

「我問你，你要做什麼！」

何真靜靜的看著手機，隨後將眼神看向她，她再一次看見已經數年未見的那個光輝。

「你要去飛？為什麼？你一直在騙我，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從寫完第一本書就開始計畫了。

「你覺得我會讓你去嗎？你不是要當作家……你為什麼要去送死？」

何真放下雙手，他看著宋思評，突然他衝到她身邊拾起一個行李袋，頭也不回的衝出書房，宋思評追上去，她在玄關口抓住何真的衣服，他往前一拽甩開，碰，他關上大門。或許是情緒起伏太大，宋思評頓時感到一陣暈眩，她本想追出門的腳步停下，她扶著打開一半的門慢慢跪下，隨後吐了一地。

她從駱以賢的訊息裡得知，在出書兩週前，他就和聯隊裡所有他的人脈計劃了一場潛入計畫，而目的是讓他升空作戰。自那場何真打響的空戰後，她就再也沒有哭過。身為軍眷，身為一名中華民國的女軍官，她不想柔弱的哭，此時她也沒有；她將何真房裡的那些有關飛行的一切物品都拿到小庭院裡升起了火裡焚燒。隨著一

一件紀念物被丟入火坑，她丟進最後一件飛行服，但當那件飛行服逐漸燃燒至萎縮彎曲，她突然不顧高溫伸手將那件衣服拿回來，她強忍著淚水拍掉上面的火苗，他的名字被燒毀，她死命的抓緊這件飛行服，以取代她想哭的衝動。這時，她看見那件飛行服的其中一個口袋內露出一小角白色的東西。

那是一張紙條，她攤開來，而上頭寫著：

我愛妳。

次日上午，中共依計畫對臺灣實施一波新的轟炸，九點十五分，中共轟炸機由戰鬥機護航出現在臺灣領空，無數砲彈落下，霎時大地慄哭，黑煙與火焰成了駭人的文章。九點三十分，何真出現在F-5戰機的機堡內，駱以賢早已帶著防噪耳機，滿頭大汗地等候在那。

「何真！只有這個時間上去是最合適的，跟我們計畫的一樣！」駱以賢對著何真大吼，此時轟炸已經來到機堡附近，爆炸近在咫尺。何真朝他點頭。

「何真！何真！你聽好！幫助你進來的人都會沒事！放心做好你的！」駱以賢已經喊到沙啞，一波近距離的爆炸使強烈的風吹進機堡，周遭的

工具散落一地。

何真以極快的速度完成起飛準備。駱以賢跑到機堡外面，對他進行指引，隨著何真引燃後燃器起飛，駱以賢站在原地朝他敬禮。而此時，一枚肉眼可見的砲彈，在他的面前落下。

何真聽見無線電裡有無數個聲音在追蹤他所駕駛的這架戰機，他們怒罵、吃驚、警告著，他們追查著駕駛的身分，他們對於這樣的升空感到不可置信。而所有的這些對話，他全都無法回應。他開火，與敵軍周旋，他操作戰機的雙手，就是編織手語的語言，就是對所有人的回應，就是對中華民國的回應。

「右側一架交給我。」何真的耳機裡傳來一陣熟悉的聲音，是鄭粹樺，何真躲避一串機砲掃射，他看見鄭粹樺坐在他身旁的一架經國號內。

即使砲彈使大地震撼，宋思評他們仍需前往機堡將戰機送上天空。學弟謝棟傑帶著士官幹部走進機堡內與早已前往的宋思評會合。他踏進機堡，看見宋思評坐在一架等待整補的F-16駕駛座艙內將座艙罩拉起。

何真與鄭粹樺配合著擊潰第四架戰機，以及兩架轟炸機。此時，鄭粹樺的右翼被飛彈擊中，他直線落下，在跳傘之際，另一枚飛彈將他與座機炸得粉碎。何真急轉，隨後將那架敵機炸毀。此時他知道自己燃油量低，

掛載的飛彈已全數用盡，機砲數量顯示為零。

他看向儀表板前的照片，那是他與宋思評交往的那一晚前，放的那張她笑的最美的獨照。

謝棟傑擋住身後的士官們，「在這裡等五分鐘。在這裡等就好，拜託了。」他望向眾人身後的天空，難掩內心情緒。

她放聲痛哭，痛心入骨，情淒意切，但全因座艙罩關閉而無聲無息。他放聲怒吼，戰機往敵軍航母衝去，但全因喉嚨的聲音帶而無聲無息。

謝棟傑將這些事情記錄下來讓後人知道，已經是之後的事了。宋思評的孩子沒有留住，而何真遺留在桌上的文件中，有一張紙被風吹出沒關好的窗。

我從未想過戰爭會是怎麼樣，就像我從未想過能娶到思評會是怎麼樣的生活。但這兩者同時在我的生命中實現了。我夾在痛苦與幸福之中，我們都是時代的犧牲者，同時也是時代的簇擁者。我失去了聲音，但戰爭本就是令人無言的，虛無飄渺的……

而戰爭的結局及遺留下來的傷痛，都是無邊無際。

（全文完）